

一提起筷子，这最简单的餐具只有国人才能运用得如此的轻巧、娴熟、灵活、如意。岂料，在一双筷子中竟演绎出了我与先夫在日常生活中的、最平凡的、却又感人的爱情——

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：我前夫患脑梗塞，在康复期，因偏瘫住进了医院的有十多位患者的康复大病房。我牢牢记住了医嘱——他的康复主要看是否能抓住半年的康复期。我夫本是热心人，在病房里每到下午见有几位病人的水瓶早已空了，便用尚健全的左手拎着水瓶，拖着—瘸一瘸的右腿上下楼去为多位病人泡热水，且一次只能拎一瓶。我得悉后，每天去送午饭时总要在口袋里藏着兑好的零钱，先为大家泡好水后，他才能安心地吃我喂他的饭。有位年老的姚师傅双腿瘫痪，就由我夫的一只手去帮助他。为姚一只手打洗脸水，一只手扶他去大便、还端只凳子，让他趴着。

我每次去送饭，一半时间喂他吃、另一半时间为同病房患者泡热水及做

自己找到新的发展途径。有一次在海南博

展机遇看作一种动力，努力把企业做好的，到了旅游地，直奔而去。其实，在网络时代，企业应把这样的发

会。特别是一些旅游城市，游客总是先在网

平台，把企业置于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，冲

破了地域的限制，使餐馆有了发展的新机

会。特别是一些旅游城市，游客总是先在网

上预订后，入座餐

厅。上菜速度很快有的菜已不热了，看来是

早就烧好的；由餐馆配好的菜品，并不是我

们喜欢的；有的菜烧得随意，色、香、味全

无，让人感觉有“想便宜就这样的”怠慢。

现在网上搞推销的餐馆很多，利用网络

平台，把企业置于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，冲

破了地域的限制，使餐馆有了发展的新机

些小杂事。还帮丈夫功能锻炼，握住他的病手帮他去爬墙头，每天我在他爬的最高点上轻轻地划上一道指甲印，这个爬高使他的手臂很痛，他不肯动了，我鼓励他并呼口号：“天天向上。”

有一次我送饭去时，刚踏到门口，听见他那洪亮的教数学声。原来他正在辅导一位住院的大学生高等数学，免得他因住院而脱下了功课。可再一瞧，我在门外感动得迈不开步了——他竟用两只手共同捏了一支笔在写字辅导人呢！我噙着泪，把他这个形象深深地镂刻在脑子里了。或许

是受了他的感化，有人开始抢着为姚师傅端洗脸水了，也有人为大家去泡热水了。唯有困难大家帮助，整个病房就成了和谐的一大家子了！丈夫执教的中学还收到了来自这病区全体病员的人民来信，说贵校培养出了位“雷锋病人”。

我丈夫的功能恢复得较快，右手能用调羹舀饭吃了。过了一个阶段，调羹已运用自如后，我要他调用筷子吃，他那尚有些僵硬的右手拿了筷子竟搬不起任何食品，连饭也划不

进嘴，他长叹一声，只得放下了筷子。我想他若能练好筷子功，则何愁捏不住一支笔呢？便狠狠心，铁板着脸，将他的调羹没收了，严肃地说：“再困难也得用筷子吃，你还想不想重上讲台哪？”他不得已重拿了筷子呆在那里、却不知所措。我和颜悦色地、耐心地拿了筷子教他标准捏法：“瞧，这是两条平行线，像铁轨似的中间还嵌半只中指头，关键

在于筷子的合与分……”他原来的捏法不正确，是反挟筷，这次干脆乘机纠正他。我在他面前竟竟了他父母的职责了！其实，为妻者，首先还得要有母性！我每天一次次地捏住了他的手指挥摩并教他。在这小小的两根棒头上演绎出了我与他最平凡且亦温馨的爱情！

当他第一次能正确地拿筷子笨拙地扒饭时，高兴

今年，这使我想起了红军的草鞋。

编织草鞋是手工活，一个木耙，以绳为经，将经的一头套在耙齿上，另一头

插在腰间，以草为纬，席地而坐，就干活了。没木耙，脱了鞋，伸直腿，十个脚趾，就是耙齿。曾是农民的我，不仅穿过，而且也编织过。

草鞋的材料是稻草，但一般稻草不行，必须是糯稻草，还得慢慢锤得松软了，才有韧性，掺上一些布条，就更柔软更耐用。以苎麻编织则更好，柔软，又比较耐穿，惟取材不易。

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新老解放区群众支援前线，就为战士做军鞋，也就是布

鞋。一双布鞋，要几天几夜才能做成。先是做鞋底，就是打浆糊，将一层一层的碎布，做成“骨子”，然后再将多层“骨子”叠起，千针万线地扎，这就是所谓的千层底。然后再将鞋帮缝上，行话叫“鞣鞋”。鞋帮清一色黑面白里，有的妇女会在里面绣上花或字。群众将鞋做好了，由地方交部队军需、后勤部门。一般说，我们的战士每人有两双这样的布鞋，一双穿在脚上，一双别在腰间或打在背包上备用。

我军的第三双鞋，产生于解放战争中后期，部队有了军需工业，生产出了轻便、耐用的胶鞋，于是，草鞋和布鞋也就进了博物馆。

独，他渴望得到尊重却往往被世俗所孤立，直到在病房遇到伍德鲁夫。特别是当伍德鲁夫以俱乐部会员制的模式，避开法律，走私比 AZT 更有疗效的“非法”药品，屡屡遭到监管部门刁难时，总能看到雷蒙的身影。他俩虽是合伙人却各自独立，伍德鲁夫更富有斗争性，雷蒙则温婉地活在自己的精神花园里，把情感和尊严当作人生的基石。性情各异的两人，情义的积累是潜移默化、润物细无声的——伍德鲁夫可以为维护雷蒙，与朋友撕破脸而大打出手；雷蒙则会身陷困局的伍德鲁夫，求助断绝关系的父亲。那次分别前两人最后的拥抱，足见彼此的心灵相惜。悲剧式的雷蒙虽是虚构人物，电影却正是通过他传递出最本真的思想内涵：不屈服命运的摆布，再脆弱的人生也有最震撼的能量爆发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？她快人快语道，大女儿要出嫁了，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，太贵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的好。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“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，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、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、亭子间王家摆一桌，胜月，依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？”你看，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，不先问行不行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。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。我不假思索：两桌。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，还是阿姨开的口：“摆三桌吧，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，凑满八桌，双数比较吉利，依看好戏？”我自然应许，附加条件是：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，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。爷叔拍胸：一句闲话！

婚宴的前两天，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，后门就关不拢了，邻居们进进出出，赛过自家办喜事。

喜日子到了！姆妈睡在角落里的的小床上，屋里的床，大家什，统统堆到天井去了。屋里厢大得开，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！轰走看热闹的小囡，抬进三张圆台面，顿时又挤挤挨挨了。我上楼转了一圈，家家都掀了床，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，家家都喜气洋洋。

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，楼上楼下地飞窜，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，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，择菜洗碗打下手。

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 36 年，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。浙兴里之大，有房 234 幢为证。我常想，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，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《繁花》。我，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——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。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。爷叔坐定，示意阿姨开口。阿姨嘛，与我最熟，哪天在灶披